

黨 生 活 者

小林多喜二著

李克異譯

趙克校

黃永玉作封面木刻像

黨生活者

小林多喜二著

李克異譯

適夷校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東四區德勝門內大街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 (136) 字數: 59千

開本 31"×43" $\frac{1}{32}$ 印張 3 $\frac{5}{16}$ 插頁 3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數 0001—1000

精裝定價、6)0.54元

內容說明

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一九三三年）是日本最傑出的革命作家，在他短促的十年創作活動和實際鬥爭中，寫出了不少輝煌的作品，爲日本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樹立了旗幟。他於一九三一年日本革命運動最困難的時期加入了日本共產黨，次年即被迫過着地下生活，繼續領導黨的文化活動。這本書是他後期的代表作品，作者依據自己地下生活的體驗，寫一個共產黨員完全捨棄了個人的生活，一面防禦反對法西斯統治的逮捕，一面領導一個軍需工廠中工人羣衆改善待遇和反對侵略戰爭的鬥爭。他在尖銳的戰鬥生活中，不斷地克服着殘餘的小資產階級意識，逐漸鍛鍊自己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英勇、頑強和機智的共產黨員的高貴品質。



在洗臉室洗手的時候，恰好看見第二車間的工人們從窗下走過，響起了接連不斷的、雜亂的草鞋和皮鞋的脚步聲，混合着大聲談話的聲音。

『還沒有回去嗎？』

這時候，須山從後邊走過來對我說。他是第二車間的。我轉過塗滿肥皂沫的臉，皺了一皺眉頭。——因為我早就和須山約好：不要在放工的時候一塊回去，恐怕被別人看見，萬一以後出了什麼事，就會互相牽連。可是須山常常破約。他還親切地笑着說：『別發這麼大的脾氣呀！』須山完全是一個明朗可愛，令人沒法討厭的人，在這種時候我也只好苦笑。但是在現在這樣嚴重的時期，我就只能給他難看的臉色。而且今天他還要領新會員到一個點心舖裏去呢……可是，我忽然發現須山的臉上不是平時的調皮樣子，立刻感到了只有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才會有的那種預感，——『好，馬上就走。』我說着，急忙洗完了臉。

須山見我已經明白了，立刻換了腔調，在我身後說：『喝杯麒麟啤酒去吧！』這雖是須山平常說話的口氣，可是我立刻覺得，那聲調有些不正常。

出了工廠，須山走在前邊，離開我三四丈遠。從工廠到電車道的路，是很狹窄的小道，一邊是高架電車的路基，一邊是商店房子。在第二根電桿那兒，站着一個便衣特務，正往這邊望，却故意做出好像並不往這邊望的警扭樣子。我立刻跟後邊過來的五六個人走在一起，一邊說着話，一邊提高警惕，用左眼角留意那個特務。那特務完全是被每天的例行公事弄得昏頭昏腦的樣子，顯出對一切都無所謂的疲倦的神氣。近來，他們每天都在監視上工下工的工人。須山故意跟他開玩笑，走過他身邊的時候，慢騰騰地邁開八字步，我看出他的意思，覺得好笑。

到了電車道上行人雜亂的地方，我追上了須山。他擦着鼻子，裝做隨便的樣子，向周圍望了一望：

『事情有點奇怪……』他說。

我看着須山的嘴。

『上田跟「鬍子」斷了聯系啦……』

『什麼時候？』我問。

『昨天。』

我雖然明知道『鬍子』是一個沒有必要準備『預備線』的人，但也問了一句：

『有「預備」沒有？』

『據說是有的。』

從他的話裏知道，因為昨天的聯系有特別重要的事，如果延遲了一天，就會出很大的岔子。上田和『鬍子』約定在S川、M街和A橋三個電車站之間的街頭上會見，這是前天他們兩人從那裏走過的時候約定的。但是『鬍子』說：『如果萬一出點事就不好辦了，』因此在走過大街時又約定了一個他認為安全的咖啡館，說：『如果在街頭上碰不見，二十分鐘之後就到那家咖啡館去。』這在『鬍子』是很少有的事。據說在分手的時候，兩個人還互相對準了錶。這個被叫做『鬍子』的同志，是我們最上級機關的一個重要聯絡員，一直到目前為止，在近千次的聯絡中（全部是在街頭會面的），僅僅遲到過兩次。做我們這種工作當然應該如此，但像他這樣的人畢竟不多。而在這兩次中，有一次是因為雙方都搞錯了，他還是在正確的鐘點裏去的。另一次是因為到了約定的那天下午，他不知道他的錶出了毛病。別人有一次沒來，還不要緊；可是『鬍子』沒來，又沒到預備

● 地下工作者爲了準確取得聯系，防備萬一發生事故以致斷了聯系，往往在決定了一個正式會面地點和時間以外，事先再規定一個預備的地點和時間。在正式地點和時間裏不能取得聯系時，就到預備的地點去接頭。

地點去，這對我們完全是不可相信的。

『今天怎樣？』

『嗯，說是再到昨天約定的地方去一次。』

『幾點？』

『七點——七點二十分到咖啡館。我看這情況，總不能放心，所以我已經約定八點半再和上田見一次面。』

我計算一下今晚上的時間：

『那麼，你和我在九點見一次面吧！』

我們定好地點以後就分手了。臨走的時候，須山說：『要是「鬍子」被捕了，我就自首去！』這當然是說笑話，但說得好像真的一樣。我罵了他一聲『混蛋！』不過却很瞭解他這樣說的心情。——『鬍子』在我們中間有很大的威信，是我們的依靠，如果說『鬍子』是我們的燈塔，也並不誇張。事實上，如果沒有了『鬍子』，從第一天起，我們就不知道怎樣進行工作。當然，工作總還是要進行的。我一邊走着，心裏一邊想：他最好不要被捕！

路上，走過一個小食品店，我買了一盒森永牛奶糖，帶着回去。我的房東家的男孩子，正和鄰近的孩子們一起站在一架自動出糖的機器前邊。往機器裏扔進一個銅子，一按把手，機器裏就會有球跳進棒球壘裏，球跳進不同的壘裏，從球壘下面的小洞也就落下來不同的糖果。最近，這種機器非常流行。在街上，每架機器前邊都圍着一大羣孩子，每個孩子爲了花一個銅子也許能得到比一個銅子更多的東西，都睜大着眼睛，用力地歪着嘴，去按那個把手。

我把衣袋弄得嘩啦嘩啦地響，掏出兩枚銅子給了房東家的孩子。孩子先是往回縮手，接着馬上顯出了滿臉高興。大概這孩子一直都是站在後邊看別的孩子們玩。我把剛買來的牛奶糖也塞進孩子的衣袋裏，就回家來了。

我必須在八點以前把今天工廠裏發生的事寫成稿子，才能趕得上在明天散佈的傳單上用。在八點鐘和S見面的時候，就得把稿子交給他。我從壁櫥裏取出裝着各種文件的皮包，打開了鎖。——倉田工廠本來是只有二百工人的金屬工廠，從戰爭●開始以來，已經招了六百個臨時工。我和須山、伊藤（一個女同志）就是在那個時候拿了別人的履

歷書打進工廠裏去的。原來只有二百正式工人的廠却招了六百個臨時工，可見突然增加了多少活兒。戰爭一開始，倉田工廠就停止了原來製造電線的工作，開始製造防毒面具、降落傘和飛機外殼。最近，因為這宗活兒告一段落，似乎工廠正在打算從六百個臨時工中裁去四百個人。因此，這些天來，廠裏都在談論着這件事。大家嚷着『要裁人了，』『要裁人了，』又說：『工廠裏從來沒有裁過臨時工。現在，我們不是比當初講好的期限超過了半個多月嗎！』事實是，雖然比當初講好的多幹了半個多月，但因為全都是急件，這期間幹的活兒簡直緊張得透不過氣來。女工們從早晨八點起，一直幹到晚上九點才下工，只不過掙一元零八分錢。從晚上六點幹到九點，一點鐘是八分錢，因為吃晚飯佔去二十分到三十分的時間，廠裏要從夜班工資裏扣去兩分錢或三分錢（這都是特別計算好了的）。吃飯的時候，我說：『工廠大概以為工人不吃飯也能幹活的吧！』和我在一起幹活的一個臨時工接上來說：『呵，一點不錯！』這句話說得很有勁，惹得大家都笑起來了。廠裏每天發工資的時候，把將近四百女工每個人應領工資的八分錢零頭，分別發給一枚五分錢的銅子和三枚一分錢的銅子。這樣一個一個的往下發，可實在太費事了。六點下班，就得等到七點。『真他媽討厭！就給一毛錢該多省事呵！要不就我們少要點，給五分錢算啦！』大家排在隊裏嚷嚷着。『我們可想不透這些守財奴的牛脾氣！』

這時候，廠裏又傳出了這樣的風聲：在裁臨時工的時候，工廠準備給每人發十塊錢。雖然當初講妥，因為是臨時工，不給額外錢，大概因為大家幹活兒幹得很好，所以才給這筆錢。——這話到底有多麼可靠？因為大家一離開這裏，總得有一個時期找不到活幹，也就半信半疑地指望起來了。但是大家沒想到連吃晚飯的時間都要扣幾分錢，爲了把一分錢的銅子三個一堆的攞起來讓幾個工人白白等上一個鐘頭，像這樣的廠，能够給六百個工人每人十塊錢（十塊大洋呵！）嗎？製造這種謠言，顯然暗藏着工廠當局的策略。這是爲了防止在裁人以前，工人發生波動，最後用這一手來愚弄人罷了。

因爲今天廠裏大家都爲這件事紛紛議論，我準備把它寫在準備明天散到廠裏去的傳單上。在前天散進去的傳單上，就因爲反映了大前天工人們都在談論的——要求縮短發工資的時間的事（雖然是這麼一點小事），在工人中間得到了很大的好評。我盤腿坐在矮桌前邊，寫了起來。

過了一會兒，樓下的老太婆上樓來了。她對我說：『謝謝您剛才給孩子的東西！』她做着我從沒見過的笑容道了謝，又下去了。做我們這種工作的人，就是在無關重要的小事上，也得注意使自己跟平常人一樣。避免叫同住的人懷疑你是幹什麼的。現在正在獄裏鬥爭的王同志，爲了在比我們嚴重得多的追捕中活動——甚至他的照片都被張掛在

飯館、咖啡店、理髮店和澡堂裏，有一次他還請同住的人們一起到『帝國劇場』去看戲呢。我們還得學會和普通入說些毫無意義的閒話，學會應酬人。在這類事情上，我是最不行的，常常覺得毫無辦法。最近，總多少有些習慣了……

『沒什麼，那麼一點東西，……』我對老太婆說。說完了就滿臉通紅，實在不高明。

雖然不過是寫兩張到兩張半稿紙的事情，但是，白天幹了一天活，一回來坐下就寫的確不很輕鬆。好容易寫完了這篇揭露十塊錢津貼真相的稿子，已經過了七點。這中間，還拿手巾擦了多少次臉。寫稿子，就是令人出汗。寫完了，把稿子裝進信封裏，在封皮上隨便寫了個女人的名字，裝做一封情書的樣子。七點四十分出去，對樓下的老太婆說：『出去散一會兒步。』本來老是沉默着的老太婆，這回却看着我說：『您請吧。』果然效果很好，我苦笑着走進黑地裏。以前，有一次像往常一樣正要出門的時候，老太婆對我說：『怎麼總是往外頭跑！』我吃了一驚，事實是每天晚上都出去，難免叫人疑心的。我心裏撲登一下，勉強微笑着說：『可是，那個……』這時老太婆也笑了一笑說道：『因為是青年人吧？』我這才知道，老太婆說的原來不是那個意思，心裏才鎮定下來了，八點鐘見面的地點，是在電車道上一條小胡同裏有許多小工廠的地方。這條路上，

商店裏的人和前額上披着綰頭髮的工人們是很多的。我一向盡可能使自己的服裝適應我所去的地方，雖然不能做得很充分，但這是一件很要緊的事。我們爲了避免隨時被當做行跡可疑的人遇到訊問，就得穿着整齊的服裝。然而，在今天這樣的地方，晚上八點鐘的時候，穿上洋服甚至拿着手杖，那是反而使人看了刺眼的。我現在是穿了一件乾淨的和服，隨隨便便繫了一條帶子，連帽子也沒戴就出來了。

在筆直的道路上，看見喜歡擺動右肩膀的S從對面走過來了，他認出了我，就繞到一家商店的櫥窗前，然後若無其事地拐進小路裏去了。我跟他身後，也同樣拐了一個彎，然後到一個拐角上，兩人就並肩走在一起。

S聽我報告了前天散傳單以後的工廠裏的情況，又問了各個細節以後，他說：

『從工廠大家關心的事件出發，提出問題，固然是好的，——但是，如何進一步從政治上提出問題來，這一點是不够的。』

我吃了一驚，看看S的臉。我想：他說得實在不錯。我現在僅僅滿足於對傳單的好評，可是忘記了應該從更高的角度上去看。S繼續說：

『所以，這只是追隨在羣衆自發情緒的後邊。爲了使他們能够從日常生活的不滿達到瞭解帝國主義戰爭的本質，這需要特殊的、有計劃的、頗爲專門的努力。——叫大家

明白這一點，是很必要的。』

他說：爲了糾正過去在傳單上出現的那種公式化的、抽象的反戰宣傳，現在却又相反的犯了把問題局限在經濟要求上的錯誤。正因爲這種右傾的偏向而做了羣衆的尾巴，我們的傳單才會在羣衆中發生了好印象。所以對於這種所謂『好印象』，仍然有慎重考慮的必要。——我們一邊走着，一邊談論着。

『這種做法，正像用木棍來接竹子，沒有什麼用處的。這是倒退！直到現在，我們好像是戴着眼罩的馬，看見的只是事物的一個一個的片面。』

走了一會兒，我們進了咖啡店。

『給你一封情書！』

說着，我把稿子放在桌子下邊的橫板上。——S用鼻音哼着歌曲，一邊留意着女侍，一邊把稿子塞進衣袋裏。接着，他問：

『你那方面和「鬍子」（他摸着鼻子下邊）沒接上頭嗎？』

我把今天工廠下班時從須山那裏聽到的話告訴了他。他故意用鼻子哼着歌曲，眼睛裏却集中了注意，聽着我的話，這是他的習慣。

『我那邊約定的是昨天六點，也斷了。』

聽了這話，我心裏騷亂起來了。

『是被捕了麼？……』我說，心裏却希望能聽他說一個『不』字。

『嗯，——』

S想了想說：『本來是個小心謹慎的人呵……』

我們商量一下怎樣接上『鬍子』那邊的關係，又商量了明天早晨怎樣把傳單送進去，以後，就分手了。

九點鐘，會見了須山，一看他的臉色就明白了。然而，這並不是說已經完全絕望了。跟須山商量了一些可能的辦法，繼續去調查『鬍子』的消息。馬上就分別了。

我們規定：因為路上危險，除了在自己住處附近的聯絡，一過九點半就不進行工作。——我離開須山，一個人往回走。『鬍子』的事情，意外沉重地壓在我的心頭。不知什麼緣故，一邊走着，一邊有一種很不安的感覺。膝頭發軟，呼吸很費力。——在普通的境遇裏生活着的人，也許會以為我這時的心境，有幾分誇張。然而，我們是與外部一切隔斷了關係，和個人的長期的朋友也都沒有來往的人；就是去洗一次澡，也不敢粗心大意，萬一被捕了，至少也得住上六年、七年；我們這樣的人所依靠的只有自己的同志。如果有一個同志被奪去了，就會感到彼此之間互相聯系着的深厚的同志的感情。假

使這是一個經常指導我們的同志，這種感覺就更深了。——以前，在一個反動工會裏作爲反對派進行合法活動的時候，即使發生同樣的事，也沒有這樣深的感覺。當然，那時還有各種各樣的日常生活，沖淡了這種感覺。

太田正在我的住處等着。——我的住處，對誰也沒有告訴過。經過上級同意，只能讓一個人（就是太田）知道。這是因爲在倉田工廠進行工作，很有必要規定一個經常和我聯系的專人；只在外邊見面，一發生緊急的情況就來不及了，也不可能充分地討論各種問題。

太田是爲了明天的傳單的事情來的。我把和S方才商量好了的辦法告訴他，讓他明天早晨七點到T車站的高架電車候車室去，S會到那裏去，把傳單親手交給他。

辦完了正事，我們稍稍閒談了一會兒。我笑着：『怎麼樣？閒扯一會兒？』太田笑了起來，說：『你這心愛的玩藝兒又來了。』平常，每逢辦完了事，幾乎成了我的老規矩：『閒扯一會兒吧？』我總是很有興致地說這句話。現在這就成了我的『心愛的玩藝兒』了。爲什麼我這樣的愛好閒談呢？最近，我才發現了這個原因。——我們爲了工作，幾乎是天天都和同志見面。這種時候，即使是在咖啡館裏也得盡量的放低嗓子，不說廢

話，只談工作。談完了，立刻離開那個地方，越快越好，各自走開。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當然，由於這樣的日常生活的情況，我已經清算了自己過去的生活方式，養成了習慣；但是正像長期住在拘留所裏的人，往往不能忍耐地想吃些『好吃的東西』，有時簡直像一種突發性的疾病。大概是生活單調的緣故吧，和同志們在一起的時候，就喜歡閒談一會兒。在過着普通生活的太田——這個可以常常在啤酒店裏暢飲啤酒的人，對於我的這種心情，只認為不過是我過去散漫性格的反映，他是不能理解的。有時他很『殘酷』地（！）一句閒話也不說就走了。

太田扯了一會兒廠裏許多女工的事，回去了。他不知在什麼時候知道了許多女工們的事，實在可驚。

『女工們的戀愛，跟資產階級小姐們那套膩胃的形式主義不同，她們就是直接而具體的！』太田說。

『直接而具體的』，這話很可笑，我們就大笑了一陣……。

二

因為散了一次公開用黨署名的傳單，倉田工廠早晚上工下工的時候就立刻緊張起來